



從族語復振的角度，觀察族語競賽

民族言語復興の視点から民族言語コンテストを観察する
Observing Indigenous Language Compet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digenous Language Revitalization

文・圖 | 朱清義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講師)

原住民族語言競賽，譬如族語演講比賽、朗讀競賽、單詞競賽、情境式演說、戲劇競賽到讀者劇場等，擔任評判工作，乃審視學生的表現、老師的辛勞、家長的加持及社會期待；為了配合政府政策及原住民族委員會的族語復振工作計劃，希望藉由這些措施來提振族語的活力，提升族人說族語的機會。然而，擔任原住民族語言競賽的評審，除了要替主辦單位把關，找出真正最好最優秀的選手之外，也要為族人把關政府的政策。

談談學生的族語競賽
只要是比賽，總有幾家歡樂幾家愁，得獎的學生老師及家長，都會為了比賽的成果感到高興，評判看到學生優越的表現也感到欣慰。舉個例



109年第10屆原住民族語戲劇花蓮初賽。

子，過去有些學生總是唸不好的幾個語音符號系統，發不出正確的音，如[m][n][ng][r][l][d]['][^]等，在競賽的過程中，發現學生現在都可以都唸得出來，讀得標準感到非常欣慰。朗讀或演說的競賽，評審把關的重點在學生的語音、語調、咬字是否清晰、速度快慢、熟練度、儀態等等。然而，在競賽的過程中，除了評鑑學生的表現之外，也看到另外一些問題，例如朗讀稿文章有多處拼寫錯

誤、不會使用標點符號，有的句子是中文的句法等等，個人認為，全國性的語言競賽，朗讀文章在比賽之前必須要經過仔細校稿之外，文章文體最好要以書面化標準化的書寫為宜。由於許多原住民族群有四、五個亞群，每個亞群都有地方口語化表達，屬簡略式的溝通語言，寫手就這種方式書寫朗讀文章，連標記都省略了；這種現象如不做統整，有礙一個族語言的正常發展。然而，倘若說這是錯誤的書



擔任110年全國語文競賽情境式演說評判。

寫，現在的部落方言中，卻仍然有些族人這樣說；站在民族教育發展的角度去審視，教學教材或朗讀文章應該是要書面化標準化，如同法律條文是不宜用口語化的文字來敘述；口語化屬地域性的，書面化才是普及性的通用語。說到口語化與書面化就會牽涉到原住民族歷史背景，早期台灣原住民族是口傳的民族，無論教育或歷史傳承全靠口述。如今，說族語的家庭部落已解構，60歲以下的夫妻在家庭幾乎不說族語，學校成了語言傳承的重要場域；然而，在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的道路上，短短的20年間，從口傳進入到文字化書面化的社會，仍然還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現在的族人，無論是耆老或在學校從事族語教學的老師，仍然無法分辨口語化與書面化的差異。因此，在12階教材、族語E樂園，甚至原住民文學創作文章的書寫仍然

紛歧，這值得大家深思，也是現今台灣原住民族語言教育及語言發展的重要課題。

談談國家的語言政策

每一次當評審就會思考以下這幾個問題：這樣的比賽方式是否對族語復振有實質的幫助、政府的語言政策方向是否正確、這種語言政策是不是族人所期待的等等問題。

每年政府都舉辦全國語文競賽，學校要求族語老師培訓學生，許多的族語教師沒有鐘點及車馬費，到幾所自己所任課的學校指導學生，為了考核成績，為了學校名譽，為了長官的請託，基本上這些都無可厚非。但是從另一個角度審視，比賽似乎總是為了固定的那幾位學生而設，對整體語言復振而言是否有幫助，值得深思。全國語文競賽是政府既定的政策，也是政府對原住民族語言復振工作之一；然而，從

得獎的學生老師及家長，都會為了比賽的成果感到高興，評判看到學生優越的表現也感到欣慰。過去有些學生總是唸不好的幾個語音符號系統，發不出正確的音，在競賽的過程中，發現學生現在都可以都唸得出來，讀得標準感到非常欣慰。



民族語言復振的角度審視，執行的方式與執行場域是值得商榷，基本上這種競賽方式皆是站在漢民族語言教育而設計的，但是站在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的立場思考，讓原住民學生在部落舉行比賽可能更為恰當，可以帶動部落對族語的重視和族語的能見度。

另外，有關政府原住民族語言政策的方向。這個政策究竟要發展到什麼境界，倘若族語復振只是個口號，而沒有具

從民族語言復振的角度審視，基本上這種競賽方式皆是站在漢民族語言教育而設計的，但是站在原住民族語言復振的立場思考，讓原住民學生在部落舉行比賽可能更為恰當，可以帶動部落對族語的重視和族語的能見度。



111年原住民族語單詞競賽全國決賽。



擔任111年全國語文競賽情境式演說評判。

體前瞻性的規劃，原住民族語言教育的未來令人堪憂。教育即傳承，要復振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教育是唯一的希望，沒有穩定的教育環境及足夠的誘因，無法永續；教育部掌管國家教育，其下設有高教司、中教司、國教司、邊疆教育司，卻沒有原住民族教育司。更可怕的是，如果政策方向是錯誤的，原住民族猶如搭一艘前往死亡地平線的船，在船裏面的人無論多麼努力工作，到頭來都是枉然的。錯誤的語言

政策，有可能會變成這個語言的終結者。從張學謙教授一篇論文研究報告「國家能否挽救弱勢語言？——以愛爾蘭語言復振為例」的案例值得我們思深。論文中提到政府通常是語言規劃的主要機關，面臨語言流失，政府最常用的政策手段就是依靠由上而下的政策力量，實施母語教育、提升母語地位或擴展公領域的母語使用。最後，愛爾蘭語還是持續

流失（張學謙，2008）。

再者，政府的語言政策不是族人所期待的。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振興政策，政府仍然是以由上而下的方式推動語言復振的工作，如設置族語教師、教保人員、族語認證、語推組織、語推人員等等，在這個政策下，族人是在被動的立場配合行事，鮮少有教育自主規劃及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化權利。個人常常捫心自問，這是我們要的語言發展政策嗎？我



擔任111年全國語文競賽情境式演說評判培訓講師。



擔任111年台南市原住民族語朗讀及演說競賽評審。

們不能決定自己民族語言文化的未來嗎？我們的未來在哪裡？這樣的政策下，原住民族猶如一個正為了不屬於自己的觀眾演一段不屬於自己的人生。

個人結語和建議

台灣實施民族教育已有二十幾個年頭了，政府推動各種措施來復振原住民族的語言，仍然沒有起色，說族語的人沒有增加；因此，當政府的政策未有效的提振族語的頹勢時，就必須重新審視檢討並改變策略與執行方式。

政府與民間通力合作

弱勢語言的復振不能單靠政府由上而下的政策，政府的相關措施最常見的就是虛應行事，做表面功夫。如果缺乏民間草根的思維和力量，單靠官方推行，將無法挽救語言流失。

改善母語教育資源

學校的母語教育通常時間太少資源太少，無法復興母語。語言能力的養成需要擁有語言使用的環境和機會。語言不能只喊喊族語復振的口號就能挽救，語言只有透過使用才能得救。

建立母語使用網絡

將語言復振的主導權應該還給原住民族，由相關的部落社區志願組織或語推組織，建立母語使用的網絡，追求母語在家庭—部落—社區的實際使

用或許是較為務實的做法。

Fennell說：滅種中的語言少數族群無法從用心良善的外來者的行動得救，只有當族群成員有意願阻止語言衰退，爭取制度和經費的支持妥善運用，採取適當的方式，積極行動，才有可能逆轉語言的流失教育即傳承

搶救台灣原住民族的語言，教育是唯一的希望，沒有穩定的教育環境及足夠的誘因，無法永續，設立原住民族教育體制，是唯一的希望。◆



Kolas Foting
朱清義

阿美族，花蓮縣鳳林鎮Cingalooan部落人，1951年生。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碩士。現為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兼任講師。曾任新北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局長、2014至2020年原住民族語認證考試高優級命題/評閱委員。